



船舶行驶在长江武汉段。

降为“易危”成为可能。

刘焕章则从生物多样性恢复角度提出更具体的期待：“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恢复到‘良好’等级，中华鲟等旗舰物种实现稳定的野外自然繁殖。”但他也坦言，这一目标挑战巨大，“中华鲟已经连续九年没有自然繁殖，2035年能否看到明显起色，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。葛洲坝下游的产卵场退化、航道整治、水温变化等叠加影响。目前的人工繁殖殖放流已经呈现了很好种群恢复的迹象，如果加强栖息地的修复，中华鲟等物种恢复野外繁殖是有希望的”。

在公众视野中，长江保护正从“政府的事”变成“每个人的事”。据相关调查，超过八成沿江居民支持延长禁渔期限，近七成受访者愿意为生态产品支付更高价格。社交媒体上，“江豚回归”“微笑天使”频频登上热搜，成为生态环境好转的直观表现。大众普遍期待，下一个十年能看到中华鲟重新自然产卵，能见到更多“清水绿岸、鱼翔浅底”的景象。

当然，现实挑战不容回避。公开报道和专家分析均

指出，当前三大短板最为突出：一是栖息地修复投入不足，鱼类洄游通道、江湖连通工程需要跨部门、跨区域协同，资金缺口较大；二是生态补偿标准偏低，横向补偿覆盖范围有限，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尚未健全；三是基层执法力量薄弱，禁渔后期存在“禁而不管”的潜在风险。

对此，不少环保公益组织和学界人士呼吁，应加快推动《长江保护法》配套细则落地，将GEP核算纳入地方政绩考核，并建立全流域统一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。同时，鼓励公众参与成为重要共识。从“随手拍”举报排污，到参与湿地恢复志愿活动，再到购买生态标签产品，每个人都能为长江“强身健体”贡献一份力量。

正如一位长期关注长江的环保志愿者所说：“长江的病不是一天得的，也不可能一天治好。但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，就是跑好自己这一棒。”只有当“病后初愈”的长江，通过制度创新与全民共识，真正实现“强身健体”，我们才能说，那条生机盎然的母亲河，才算真正回来了。民